

1992

宋智明長篇小說

愛情來了 又走了

曾鳴不知道，
一切都已經結束了啊。

宋智明

曾鳴無論如何也忘不了二十歲那年
與李靜去看電影的情景。
黃昏時分，李靜來了，
似懂非懂的樣子。
曾鳴整個晚上一直用眼睛的餘光
看著李靜的布手錶和小手，
傻乎乎的曾鳴把李靜當作一個神，
只會傻乎乎地欣賞和心疼……

1992

愛情來了
又走了

宋智明長篇小說

宋智明

著



1992，愛情來了又走了

——宋智明長篇小說

作 者	宋智明
責任編輯	鄭伊庭
圖文排版	楊尚蓁、楊家齊
封面設計	蔡瑋中

出版策劃	釀出版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 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 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總 經 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 電話：+886-2-2268-3489 傳真：+886-2-2269-6560 博訊書網： http://www.booknews.com.tw

出版日期	2012年9月 BOD一版
定 價	32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1992

愛情來了
又走了

宋智明長篇小說

宋智明

著

自序 逝去的時光永遠是最好的時光

這是我最新的一部長篇小說，它是在我的一部短篇舊作《單相思病患者》的基礎上擴展而成的，全面回顧了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六年我在東北一所大學度過的溫暖而憂傷的時光。

毫無疑問，這是一部懷舊的作品，是一部尋找失去的時光的作品，與我同齡、又在那個年代上大學的朋友，可能會從中找到一些共同的記憶。這是一部我極為珍愛的作品，我讀過差不多十遍，每次都會深陷於往事當中，既溫暖，又憂傷。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又是苦澀的，「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只有回憶，只有書寫，才能讓我們一次次重返「現場」。

這是三四年前的舊作，這樣的作品我再也寫不出來了，因為失去了當初那種純淨平和的心情，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寫作既是一種獲得，也是一種失去；既是一種團聚，又是一種告別。永別了，我的青春。

該作品既然稱為小說，必然虛虛實實，讀者切忌對號入座，如此讀來，方可跳出一般的個人經歷，領略大時代的一個縮影。

目次

自序	逝去的時光永遠是最好的時光	
01	苦不堪言的「新鮮人」	0 0 7
02	開槍為我送行	0 2 2
03	發表「處女作」	0 2 7
04	陽光燦爛的日子	0 3 5
05	火災沖淡他的欣喜	0 4 0
06	美麗是一種止痛劑	0 5 0
07	在女寢處做客	0 6 9
08	單獨行動覓知己	0 7 8
09	在夢中，她吻了他	0 9 0
10	行雲流水般的大學生生活	1 0 1
11	表白之後一無所有	1 1 0
12	為了告別的聚會	1 1 6
13	黑白顛倒的光影大餐	1 2 3
14	相思成疾的日子	1 4 6
15	愛情終究是一場難圓的夢	1 9 2
16	找到了結婚的對象	2 0 9
17	盼來了一座「圍城」	2 1 5
18	遲到的信件	2 5 8
後記	心被掏空	2 6 3

苦不堪言的「新鮮人」

甦醒

「五一三！」母親推開房門，興奮地吐出這個數字。曾鳴身上的血似乎一時都湧到臉上，他展開右掌，狠狠地朝牆壁拍去，「啪」的一聲巨響，把母親嚇了一跳。曾鳴望著母親，激動得說不出一句話：十一年了，自己似乎一直在等待這個似曾相識的阿拉伯數字的出現！這是一個足以改變命運的數字，這是一個足以報答父母所有付出的數字。有了這個數字，自己終於可以和這個生活了十年的封閉而勢利的山區小鎮徹底說再見了。

這是一九八九年八月初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按照計畫，曾鳴將一如既往地和妹妹扮演起漁民和小販的角色。放假一個月來，為了消除曾鳴高考之餘的緊張情緒，父親果斷地給他和妹妹派了一項體力活：到離家十公里的一處淺水灘撿螺螄！那裏溪水清澈，沙地鬆軟，水底的螺螄密如天上的繁星。曾鳴和妹妹帶上幾個饅頭當午飯，早出晚歸，水淺處彎腰，水深處躉水，兩人一

天可以輕而易舉地收穫一麻袋大約四十斤的螺螄。翌日清晨兄妹上街賣螺螄，第三天再去撿螺螄……父親的安排可謂用心良苦：體力活不僅可以讓兒子累得沒精力思考與高考有關的問題，晚上能睡一個安穩覺，而且鍛煉了兒子的筋骨，讓他飯量大增，紅光滿面。就在曾鳴習慣簡單的體力勞動，逐漸遠離高考的記憶時，不可避免的數字終於出現，曾鳴的心亂了，不眠之夜再度不由分說地降臨了。

曾鳴雖然隨父母在小鎮的木材採購站生活，但身份是農民。長期以來，父親是城鎮戶口，母親是農村戶口，出於對妹妹學習成績的擔憂，父親決定把另一個城鎮戶口的名額給她。這樣一來，即使她在學習上一無所獲，也可以等父親退休後接班，當一名林業工人。雖然工作不輕鬆，好歹是鐵飯碗，旱澆保收，強過靠天吃飯的農民。曾鳴呢，帶著農村戶口，暫時當一名不種田的農民。父親威脅他：「不認真讀書的話，將來把你趕回老家種田。」這是真的，曾鳴清楚地知道，隊裏分的幾畝田，父親一直沒有退掉。記得小時候隨母親下地，對烤得人皮膚冒煙的烈日和專叮人腿的寸把長的螞蟻，曾鳴心中充滿了恐懼。他只有咬緊牙關，收斂玩心，在學習之路上一條道走到黑了，期待有一天通過知識改變命運。

高中時，曾鳴順利地考上縣高中，頭兩年，猶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曾鳴對縣城新鮮的風景充滿了好奇，成天泡茶館、滑旱冰、看錄影，學習成績一落千丈，年段排名第四十名左右，這是一個只能考取地區師專的名次！曾鳴對此一直安之若素：只要能夠擺脫農村戶口，管它考上什麼爛學校！到了高三那年，曾鳴忽然對縣城的風景失去了興趣，哪裡都不想去，於是乎埋頭

於課本，鬼使神差一般，那些平日枯燥至極的課本他竟然越嚼越有味。真應了他們家鄉的一句俗話：「聰明花開了！」從高三下學期開始，曾鳴的成績開始突飛猛進，畢業考和省統考，他的成績排名班級第三，年段第五。對於這個前所未有的成績，曾鳴將信將疑，只敢歸功於運氣好。後來，曾鳴稀裏糊塗進了高考的考場，稀裏糊塗地出來，自己感覺比較滿意，估計考取一般本科不在話下。

沒想到考了一個「五一三」，高出省重點錄取線四百八十四分達二十九分之多，這個分數可真是一塊燙手的山芋，讓人簡直不知如何應對。在這個高分面前，曾鳴和父親到底飄飄然起來，兩人天真地以為報考一些名牌大學簡直是手到擒來。

當年，記者、律師和會計是熱門職業，曾鳴在填報志願時把設有這些專業的名校列為首選，他在「重點欄志願」依次填上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重點欄按規定可以填四個，但由於曾鳴所填學校一所高過一所，再填就得是北京大學了。這一點自知之明他還是有的，為了不讓入看笑話，第四個志願就付諸闕如了。為了保險起見，他小心翼翼地徵求父親的意見，能否在第四志願填上吉林大學，那裏的法律系在全國有一定知名度。

父親一秒鐘也不願多想，右手往外一擺，「學校位於東北，跟北大荒差不多，生活清苦得很，可能還不如我們小鎮」，他搖搖頭說，「如果你想自討苦吃，我倒是沒有意見。」當年，曾鳴的虛榮心很重，驅使他對重點大學極為迷戀，就像迷戀一種不恰當的名聲。為了這一迷戀不至於落空，他又很謙虛地在重點欄的備註裏鄭重地填上「服從國家調配」。

至於本科欄以下的志願，曾鳴鬧著玩似的亂填一氣，他根本就沒把那些學校放在眼裏，他想：如果高出重點線二十九分還不能被重點大學錄取，那一定是錄取制度出了問題。

果不其然，由於受一場政治風波的影響，不少高校的不成熟的專業被取消了招生資格，僅曾鳴所在的福建省就減招三千名。於是，競爭變得空前激烈甚至稱得上慘烈。僧多粥少的結果是重點線驟然提高，有名的重点大學更是成了平衡木大小的獨木橋，成百上千的過橋者從橋上掉落是理所當然的事。

那年八月中旬的一天，朝思暮想的曾鳴終於盼來了一紙錄取通知書，是吉林大學來的。對於這一結果，曾鳴沒有太多的失望，縱觀當年錯綜複雜的錄取形勢，能考取重點大學已屬萬幸了，雖然吉林大學離家十分遙遠，但好歹是重點大學啊！

只是在看到就讀的專業時，曾鳴開始感到一絲遺憾。「歷史系檔案管理專業」，這到底是幹什麼的？在詢問了小鎮上將近十位號稱有識之士的長者之後，才得知這個專業的較為完整而全面的定義，就是掌握並管理有關單位及個人的某部分重要隱私的工作，「檔案管理員」呢，說白了，就是單位或個人檔案的管理者。對了，就像圖書管理員，長年守著紙頁發黃撲滿灰塵的書籍的寂寞工作者。

這對於指望兒子在法律界傳媒界巧舌如簧揮斥方遒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父親來說，無疑感到了巨大的失落。而曾鳴擔心的只是長期面對一大堆不言不語又乏味至極的卷宗，自己會不會變成一個木頭人？

帶著輕微的失望和對未來日子的擔憂，十八歲的南方青年曾鳴一個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車。由於曾鳴所在的那個縣城火車站只是一個中轉站，他連硬座票都沒有買到，只是買到一張可憐的站票。正是學生返校和民工外出打工的高峰期，車上人山人海。

曾鳴靠父親在身後猛推猛擠才得以上車。一開始幾乎沒有立足之地，人好像懸在空中，隨著人浪一波一波向車廂內部漂移，到了車廂中部，局勢有所緩和。曾鳴得以把裝滿衣服的外面寫著「為人民服務」的淺藍色的帆布包放在過道上，以包當座，長喘一口氣。

曾鳴數不清在到達上海之前，他從包上站起坐下多少次。反正一有行人或餐車經過，他都得起立，把父親多年前當兵時無比珍惜的那個帆布包用手推到座位底下，而後側身讓出道路。他實在不想描述車上成分複雜帶著溫度的空氣，不想轉述周圍乘車者用南腔北調表達出來的種種自以為是的見解，他最盼望的是身邊有座位的隨便哪個人能在上海之前的隨便哪個站下車，他可以取而代之，佔領他們屁股底下的那點地盤。令人痛苦的是，沒有一個人打算在上海之前下車。

順便說一下，這是由福州開往北京方向的四十六次旅客列車。兩天兩夜之後，在火車的運送下，曾鳴將在天津下車，而後簽個證，轉車直奔長春。

在那樣悶熱而嘈雜的環境下，只好隨遇而安了。曾鳴從包裏取出一本《讀者文摘》，埋頭津津有味地讀了起來。沉浸在一個個有趣而睿智的故事當中，曾鳴逐漸忘了自己的狼狽處境。不知過了多久，身邊有座位的那個留著一臉絡腮鬍子的中年人站了起來，拍了拍曾鳴的肩膀，「小夥子，幫我看一下座位，我上趟廁所。」

坐在絡腮鬍的座位上，曾鳴的腰背得以舒展，他雙手上舉，伸了一個極其愜意的懶腰。雖然座位上還留著能量巨大的絡腮鬍的體溫，但曾鳴得了便宜不賣乖，也就不計較了。

曾鳴向廁所的方向望去，那個肥胖的絡腮鬍在密集的人群中像蝸牛一樣地蠕動著，廁所外不知有多少虎視眈眈的排隊者。沒有半小時，那胖子是回不來的。

這時，曾鳴才有心情眺望窗外，窗外是聞所未聞的江西的風景，一些從沒見過的高樓和樹木從窗外掠過。陌生城市的景象讓曾鳴心情激動起來，他想：我這就算是出門遠行了！我就要踏遍祖國的山山水水了！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不正是自己的人生理想麼？路途是遙遠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曾鳴感到旅途不再那麼勞累，他很快讓自己加入鄰座們的談話中去。

心儀已久的一座座著名的城市從窗外掠過，集中營已經成為旅遊景點的上饒，火腿和肉粽飄香的金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繁華都市上海——少年時期，曾鳴所生活的小鎮，誰家擁有上海產的自行車和縫紉機，是很自豪的一件事。哪怕是誰擁有一件上海產的襯衫，都夠他向別人誇耀上好幾天。上海給曾鳴的感覺就是大得無邊無際，此外，他對這個城市產生了新的好感，因為，身邊的絡腮鬍在上海下車了。

接下來是南京，氣勢恢弘的南京長江大橋，長江渾濁如黃河的顏色讓曾鳴略感失望，但那磅礴的氣勢還是讓人心潮澎湃的！經過濟南時是凌晨兩三點鐘，著名的黃河無法看清，只是望著黑乎乎的河面，心裏油然而生「到此一遊」的幸運。

然後，從天津轉車，天津往下，就是給人蒼茫而荒涼之感的東北景色了。錦州，瀋陽，那種

蒼茫而荒涼的感覺越來越強，曾鳴莫名地生出了「流放」之感，已經三天四夜了，到長春還有四個小時。

快到目的地了，曾鳴竟然強烈地想念起家鄉來，考得太遠了，與家人團聚一次的代價高得驚人，假如自己有個三長兩短，家人一時之間恐怕鞭長莫及，只有望天長歎。

四平過後，火車在一個叫公主嶺的地方稍作停留，其時是凌晨兩點多，火車停止時的動靜大了些，令曾鳴從一次長久的睡眠中突然醒來，他用惺忪的雙眼漠然地看著窗外這個東北常見的小縣城，凌晨兩點多，除了一些從低矮的建築和空曠道路旁的路燈折射出的昏黃燈光之外，曾鳴沒能看到更多新鮮的東西。

站臺上灰濛濛的「公主嶺」三個字讓他耳目一新，並產生了探索的熱情。向一位剛從公主嶺上車的乘客請教之後，才知道一位清代的公主長眠於此。不知為何，呼吸著從視窗湧入的這個城市新鮮而涼爽的空氣，曾鳴無端地覺得那公主一定是美麗動人的，又想當然地認為，人傑地靈，這裏一定盛產美女！火車又開動了，曾鳴不免往窗外多看了兩眼，然後帶著對「公主嶺」三個字微茫的一點記憶又閉上眼睛睡著了。

他怎麼也沒有想到，一年半之後，他會踏上這座城市，期待與一位在這裏出生的茜茜公主般美麗可愛的女孩在街頭「不期而遇」，期待與她展開一場纏綿悱惻的愛情！

許多年之後，重新面對第一次東北之旅，曾鳴覺得自己在公主嶺站突然醒來，並非巧合，而是命運的安排！

城市

許多年之後，回顧七年長春生活，曾鳴仍堅持當年第一次踏上長春的土地時的想法，長春是一座讓人愛恨交加的城市。這裏濃郁的文化氛圍和高水準的學術水平無疑令人流連忘返，甚至回到那個金錢至上的海濱小城漂城之後，在與人交談時，曾鳴為自己曾在長春那樣一種濃得化不開的書卷氛圍中得到七年由裏到外的熏陶而感到自豪，也正是這點底子（破三千本書）讓他在海濱小城吃文化飯時，感到鎮定自若，無所畏懼。

然而，對南方人來說，長春的致命弱點是它的冬天過於漫長，物產過於單調。它的冰雪對那些短暫逗留的旅遊者來說，是一道令人心醉神迷的風景。可是，對一個長期生活在這裏的人來說，零下十幾度二十度甚至三十度低溫，意味著凍得通紅的鼻子、耳朵和斷斷續續的清鼻涕，寒風會從一切可以突破的縫隙鑽進你的身體，道路積雪後經久不散的堅冰會讓你行走時搖搖晃晃，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倒（嚴重的會剛爬起來又滑倒），至於那些鐵棍般堅硬的冰碴能割破你的額頭，也並非危言聳聽。曾鳴的好友老吳就因此額頭縫了五針，這是後話。

這些倒是細枝末節，關鍵是物產單調。整個冬天，食堂的大白菜土豆豆腐就沒完沒了，也真難為了那些廚師們，光土豆就有七八種做法，燒土豆，土豆絲，炸土豆片，土豆泥……話說回來，無論廚師們如何神乎其技，菜的本質依然如故。